

(七大小子)

齐 ~~南~~ 寿安

慧心谋 慧心梅 (17)

燕晚亭

韩应松

志津如 (丐禁)

魏乐山 △陆均英 邓正恩 罗学峰

秦思源 曲月生轩

(易家)

南: 易天元

易劫. 征勇

易大. 小怀

北: 易太极

(七大门派)

少林 觉积大师

武当 清尘道长

峨眉 沈云飞

华山 申介书

崆峒 慈游子 静慈师

青城 灵虚子

点苍 段果

简悲声 应斩之. — 青年剑士.

龙吟月. 李春秋. — 刀客

莫萧魂 — 剑客. 卫公岩 — 陆鬼

柳中原. 古天涯 — 掌舵家

陈外子 — 小箭 林韵节 — 大夫

江国流 周天远 范扁舟. 任西屏

徐凤来 何厚友 方秋容 叶折枝

程孤帆 郑少游 陈长青 阮翩翩*

南官步云.

江湖

集一卷

齐



(七大宗师)

齐 ~~南~~ 寿安

慧心谋 慧心梅 (17)

燕明亭

韩应松

赵津和 (马帮)

魏乐山

秦思源

陆向英 邓正恩 李紫峰 曲胜轩

(易象)

南: 易天元

易劫. 征勇

易大. 小

北: 易太极

李紫峰

(七大门派)

少林 觉城大师

武当 清尘道长

峨眉 沈云飞

华山 申介书

崆峒 慈游子 静蕊柳

青城 灵虚子

点苍 段果

简悲声 应斩之. — 静剑士.

龙吟风. 李春秋. — 刀客

莫萧魂 — 剑客. 卫公岩 — 陆鬼

柳中原. 古天涯 — 掌虎象

陈外手 — 小俞 林翰芦 — 大夫

江国流 周天远 范扁舟. 任西屏

徐凤来 何墨友 方秋容 叶折枝

程孤帆 郑少游 陈长青 顾翩翩

南宫步云

卷首语

(一)

三尺冷刃剑，两行热泪痕。孤星残月默销魂。
江湖恩怨何时了，随烟雨，任浮沉。
半盏离别酒，一颗破碎心。祭罢天荒地老恩。
乾坤大略糊涂计，方拂晓，已黄昏。

(二)

身为江湖客，骨是岁寒松。幽泉翠谷长吟风。
南山能隐云游客，拒寒暑，笑枯荣。
举杯愿饮酒，持刀敢杀人。纵横天下已半生。
望断天涯歌一曲，声徐止，韵犹萦。

—— 词客 <<雁字令>>

目录

上篇

- 序 回头是岸
- 一 无言独上西楼
- 二 问和韵
- 三 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
- 四 剪不断，理还乱。
- 五 是离愁。
- 六 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

下篇

- 序 笛悲声咽哭声
- 一 林花谢了春红
- 二 太匆匆
- 三 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
- 四 胭脂泪，相留醉
- 五 几时重
- 六 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

——南唐李煜《乌夜啼》两首

上篇

回头是岸

终南山下，回头观。

这里本是道观，只因山门外有一石碑，上书佛偈：“回头是岸”故得名，不过和尚也罢，道士也罢，总把这里当作一块风水宝地，这里是山入山两唯道路，所以香火旺盛。

这日山下一行十七人上山，镖客打扮。

碑上端坐一人，见到他们，亦不开口，只以手指身下四字，“回头是岸”

诸位镖师毫不理睬，绕过石碑继续前进，那人也不阻拦，只是微微一笑，依旧闭目养神。

转眼日坠西山，那十七人面容疲惫，走下山来。

碑上仍端坐一人，并不开口，只以手指身下四字，那碑背面亦有四字，“苦海无边”！

为首一人悚然一惊：“请教尊姓大名。”

碑上那人缓缓说道：“吴大夫何时入了镖行，果真如此健忘，想不起老朋友了？”

“吴大夫”后退几步，拔刀出鞘：“你是隋悲声！”

隋悲声站起身：“吴勇，你还认得我，不错，不错！”

吴勇怒声说：“隋悲声，吴某与你无怨无仇，为何横加阻拦？”

隋悲声大笑：“果然是你，吴勇，我并未有所表示，想必你心中有意，才惶惶失措，看来我才和对了。”然后拔剑，剑上闪过一道白光，似闪电一般。

“这剑本是莫邪铸魂之剑，如何到了你手？”吴勇大惊：“防人之心”

不可无，见你如此胡怪，怎能不小心防范？你如想打劫我时，应付，不必如此费尽心机找借口！”

简悲声冷笑道：“此剑莫兄已转送与我，况你该死否，自己心里清楚，我只管杀命，那里用得着找借口！”

吴勇又后退几步：“你真要杀人？”

简悲声没有回答，只自言自语的说道，“每次我杀人，你总要哭，你哭，我心里就难受，我心里难受，就想杀人。”然后慢过手摸那柄剑。

吴勇忽然犯笑：“你以为我没有防备？”他把手一挥，那十六名自见面交谈以来从未眨眼有如泥塑木雕般大汉齐步上前，围住简悲声。

“这个阵法专为了克制你的功夫，我天天苦练，十年来，从未断过。”

简悲声没有任何反应，这十年来，他所常不是苦练？

吴勇一声哨，阵势已发动。

.....

简悲声流泪，旧剑也流泪，殷红的血从剑上流下，仿佛伤心人

号哭泣血般，泪水和血水混在一起。

还剑入鞘，大哭声中，扬长而去。

.....

.....

.....

.....

.....

.....

一 无言独上西楼

这里是西楼，西楼本名君子楼，座落于峨眉山中。

昔日武林曾以东庄西楼，南宫北堡为四大支柱，今余恨山行单传，十年前已无后裔，夜宫一夜之间消声匿迹，飞鹰堡则被革革践踏，唯有君子楼依然耸立，理所当然为武林盟主，这十余年林中无敌，不使君子楼及其他三家竞争者，独霸武林的故事，但楼主丁竹却矢口否认，不管怎样说，君子楼的成员行走江湖，受人尊敬的。

简悲声正走向君子楼，无人阻挡。

“任何人都可以上君子楼来。”丁竹如是说，为得是体现君子风度。

简悲声登楼。

楼上有五人，丁竹居正坐，见简悲声至，挥手招来一侍者。

简悲声坐，目光只在丁竹脸上不动。

“君是何人？找丁某何事？”

简悲声不答。

旁边一人开口，声若巨雷，“你小子来这里干什么！”

简悲声移开目光，那人面目狰狞，高大魁梧。

“这位是点苍段果。”丁竹介绍。

简悲声颌首，段果天生神力，后经名师指点，内外功兼下修，见其

目炯炯，可知外功已登峰造极，此人善六阳开山掌，纯是阳刚之

曾力震太湖九盗，名噪一时。

"这位是青城灵虚子。"简悲声看到一位老道，毫不起眼，青布道袍，紫竹道冠，与云海道士一般无二，但简悲声却知道，此人剑法通玄，内力超绝，虽与世无争，却好做公道。昔黄河船会，与长江船会火并，此公从中调停，使于戈为玉帛，两会合并。

"这位是崆峒怒游子，这位是崆峒静慈大师。"崆峒山上有一道观，一寺院，合为崆峒派，这僧道两宗合为一派，在武林中独一无二，崆峒武功佛家道家兼修，却也在江湖上出尽了风头。

简悲声环视众人，仍不说话。

段果大怒，一把抓向简悲声，简悲声看似未动，段果这一抓却落空，简悲声仍好端端地坐在那里。

段果脸上更难看，一掌击向简悲声前胸，这一掌来势迅猛，隐有风雷之声，简悲声一晃，已站在桥后，段果一掌已按上桥背，风雷之声顿止，简悲声安然无恙，椅子完好无损。

"躲得好！"静慈称赞。

"打得好！"怒游子称赞。

段果一掌收发自如，真是功力非凡，简悲声只退一步，恰在攻势之外，其时机拿捏准确，也显功夫超群。

段果见好就收，回身落座，简悲声却不坐下，只以手指轻轻点在椅面，椅子四分五裂。

原来段果一击未中，存心使简悲声出丑，暗用内力震通椅中，被简悲声识破，众皆心领其中奥妙，微笑不语，不过从中也可看出段果内力并未炉火纯青，座中其余几人皆可化椅为粉。

"赐座！"丁竹令侍者清除杂物，换把椅子。

"阁下莫非简悲声？"丁竹终于开口道出来历。

简悲声点头，然后解下佩剑，连鞘放在桌上。

剑柄和鞘均以黑布包裹，毫不起眼，简悲声解去黑布，里面金灿灿，剑柄更是百玉雕琢，上缕凤纹图案。

"这是莫萧魂的泪剑。"灵虚子说。

"这是泪剑。"丁竹说。

"昔楚地无名剑师所铸，集天下精铁，炼铸三载，因铁质低劣，且每不融，终不成剑，其黯然泪下，不想铁竟成形，铸成剑，上有泪痕，静慈双目低垂，缓缓说。

"此铁不愿成剑，虽经剑师之泪聚合，却毫无杀气，故不可为人之物。"怒游子接口。

"莫萧魂少年得此物，见其刃利，仗剑行走江湖，十七年未拔剑，方悟此中真谛。"灵虚子道。

段果不语。

众人侃侃而谈，竟似忘却简悲声在侧。

丁竹平衬着此剑，拔出尺余，方松手，鞘中似有吸引力，再泪剑，缓缓还鞘，鞘上点一点泪痕，即隐没不见。

"阁下能驾驭此剑，必南来山下，一展雄才，且见意志坚定，只是此剑不愿出鞘，少侠似有通天彻地之能，如此大开杀戒，恐怕又因此剑本意吧。"丁竹眼中满是讥讽。

"这小子杀了吴大侠，还有什么好说的。"段果才叫。"把

打死算了！”

“莫萧魂既赠剑与他，想必并非无缘无故。”丁竹捧剑向西简悲声，“不要辜负莫萧魂赠剑之意。”

简悲声持剑，转身下楼，无人阻挡。

“此子杀机太重。”灵虚子长叹。

“恐怕又有一阵腥风血雨了。”想游子附和。

“未必。”静慈摇头，“他若心存慈悲，则为天下之幸。”

“大师不要把他想得太好了。”段果忿然，“吴大侠仁义满天下，却不是让他杀了。”

“此人精华内蕴，恐怕不是平常口舌便能动手杀人之人。”丁竹说，“就现场情况看，吴勇显然早有防备，而简悲声心意已定，必杀吴勇。”

“也许吴勇作了对不起他的事吧。”

“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。”

“吴勇的过失恐怕太大了。”

简悲声下楼，一农夫模样的人上楼。

两人交错，简悲声忽觉右手曲池穴一麻。

简悲声右手持剑，反手挥出。

那农夫忽然不见，但听衣衫飘动破窗之声，简悲声已下楼远去，农夫已上楼。

“来者何人？”丁竹依然不紧不慢地问。

“南山樵隐。”农夫昂然挺立，虽身着破烂衣衫，仍不吐眉宇间英气。

众人起身相近，南山樵隐本名穆伐，早年持斧行江湖，早逢故手，中年看破世情，隐于终南山，不再插手江湖事。

细观此人，不过六十年年几，不过武林中人人皆知，六十年前人便归隐，知他养生有术，面色红润，身着青布衣裤，头裹头巾，脚上一双普通布鞋，与乡野村夫一般模样，手中满是老茧。

“穆前辈何故至此？”灵虚子略有疑虑，“为何不见五色斧，五色斧是穆伐兵器，从不离身，此斧甚巨，显然不可能藏身上，昔日此斧已成穆伐标志，今不见斧，难怪灵虚子疑惑。”

“道长何必过谦。”穆伐右掌一立，向前挥出，~~穆伐~~大的八仙桌已从中一分为二。“此斧已封，不再使用。”

招式出手，真凶立时拜拜，众人皆知，这本是穆伐斧法的起手式，观其气力老道，可知必有几十年功夫。

“真好！”丁竹称赞，“前辈请坐。”

“南京所早已死。”穆伐并不急说，何干是吴勇的借拜尺弟，曾与吴勇携手行侠于天下。

丁竹皱眉，“莫非又是简悲声？”

“终南山出此血案，我不得不管。”穆伐说，“正欲通知何干，却发现他已死，于是连夜来见盟主。”

“刚才下楼的，就是简悲声。”

"什么！我若知是他，说什么也不能让他离开。"穆球大悟。"刚才他向我攻击，我因此事而不愿理会他。"

"他与前辈动手了？"段果问。"说出来听了，是怎么回事？"

"我上楼时，他正下楼，身形交错的一刹那，他左手持剑反身向我劈来，我躲过，还了一掌，快速上楼，那一掌也未击中，他迅速离去。"

"您是说他左手挥剑？"丁竹问。"右手有什么动作？"

"右手毫无举动。"

"简悲声左臂曾被古天涯击断，虽经怪医林葫芦治疗，仍运力大不如前，从此不喜动左臂。"静慈道。"奇怪，奇怪。"

"他若要与穆前辈动手，想必已有准备，为何却使左臂？"穆球也大感不解。"况他为什么要与穆前辈交手呢？"

众人正在沉思，忽听一声音说："只因身形交错时，简悲声左臂曲池穴一麻，出于防卫目的，他自然左手拔剑攻击。"

随声音，一人健步上楼。

"原来是千手先生。"丁竹让坐。"只是不知为什么在那时简悲声的穴道偏上一麻呢？"

"当然是我的杰作。"千手先生微笑。

① (简悲声遇龙，莫)

简悲声的对面站着两个人，黑衣人和白衣人，正堵在谷口，挡住那条羊肠小道，无法行人。

若是平时，简悲声必另走一条路，而今日此谷只此一条通道，即使简悲声不愿惹事，但眼下的形势，不惹事就别想过去。

"请让路。"简悲声道。

二人不动，也不出声。

"请让路。"简悲声跨上一步。

二人仍是不动，仍不出声。

简悲声心头火起，双手齐出，抓向两人胸口穴道。

白衣人不动，黑衣人伸左手食指一点，虚点，这一指变化奇妙，封住简悲声双手的所有攻势，但却不乘势反攻。

白衣人哼了一声，黑衣人笑道："白兄不必生气，这一招若是换做白兄使出，威力定强一倍。"若是不嫌兄弟偷招，不可要再继续借花献佛了。"

白衣人却皱眉："并非责怪黑兄偷招，只是这一招尚有半变化，为何不使出？至少可将那小子击退一大。"

这二人竟以"白兄"、"黑兄"互相称，莫非正是姓白、姓黑不成？且看来那黑衣人所用指法，正是白衣人绝技。

简悲声被人称为"小子"，心中大怒，再次攻上。

黑衣人只用右手食指，一套指法连环使出，与简悲声战在一起，打得有声有色，但双脚却却丝毫未离原地。

白衣人冷声道：“若是我使出这套功夫，抑或黑兄使用本门绝技，你小子已坐性命不在了。”

简悲声忍住手后退，道：“我打不过你们，但今日我非此战不可。”说罢拔剑出鞘，正是泪剑。

黑衣人和白衣人俱是一愣。

简悲声振剑，撒出漫天剑影，攻向黑衣人。

黑衣人不敢托大，只用一指了，左掌拍出。

漫天剑影忽消失，黑衣人一掌抵消掉所有攻势，但也退了一步，简悲声也退一步，白衣人也退一步，仍与黑衣人并肩而立。

简悲声没想到，这一剑竟如此轻易的被化解，心中不服，又是一剑攻出，更为凌厉。

黑衣人出掌，又退了一步，但也化解了攻势。

白衣人道：“黑兄，再退就入套了，看来非用右手不可了”

黑衣人道：“未必”

简悲声又是一剑，极快的一剑。

黑衣人反手拔出刀来，极慢的一刀。

但这一刀竟将所有变化封住，简悲声退了一步。

黑衣人看着刀，刀色金黄，刀身正中刻有左右花纹。

简悲声道：“这是七煞刀！”

黑衣人道：“正是。”

“只用右手，却未提到手中可否持有兵器。”

白衣人叹道：“这是我的失策，你手中有刀，又不怕任何人的而我手中却无剑，若遇此劲敌，必定无法抵挡，只得速回右手了，好在苍天有眼，让你比这日赶上。”

黑衣人笑道：“七日之期，我负责四日，也都是与史子难，负责的三日却太平无事，这苍天真是有眼无珠啊！”

简悲声道：“这七煞刀本是右吟风之物，如何落你手？”

黑衣人也道：“这泪剑本是莫萧魂之物，如何又落入你手？”

简悲声无言以对，半晌后又道：“这七煞刀杀气极重，昔者大侠曾于华山顶，一刀斩邪派七十二魔头，俱是魔教中高手，休得便是比刀重了杀气，而我所持泪剑又是怨气极重，愿出鞘搏击，故我有此败”

黑衣人拔刀在手，并无异常，然后探手^于地中，插入地下，刀甫离黑衣人^手，立刻升起杀气，简悲声三人，杀气之重，简悲声打了个寒战，谷口原本鸟语花香的世界顿时沉默。

“原来刚才交手时，滑下^一喜抑制住比刀杀气！”简悲声长一声，扑剑行地，顿时又起怨气，悲切之，令人只想放声哭，“我也曾以本身功夫^压住怨气，方可以此剑出鞘，一不想滑下却制杀气以减轻伤亡，实是大侠风范。”

这时刀之杀气与剑之怨气交织在一起，忽然三人都有一

神圣的感觉。只见刀上乌龙的黑色渐退去，变为银白色。剑上碧绿的泪痕也成淡红。杀气与怨气互相抵消，化为无开。地上留下得只是两柄兵器，静静地放在那里。

"此刀此剑已获新生。"黑衣人笑道。

"助善则善，助恶则恶。"白衣人叹道。"还需慎用。"

简悲声忽拍起两件兵器，左刀右剑，向黑衣人说："阁下武功高绝，在下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只是受人之托，一定要入谷，不得不如此，得罪了。"

说罢向黑衣人攻去。

黑衣人也说道："我亦受人之托，七日之内守住此谷。"

简悲声左手使"八卦刀"，右手使"五行剑"，都是江湖上最普通的招式，但刀剑合璧，却是威力无穷。

黑衣人只是踩九宫步法，在刀光剑影中闪躲，却是无法还手，随简悲声之动而动。

白衣人道："八卦刀及五行剑均与易理暗合，黑兄深知此理，又精于此道，你恐怕伤不了他。"

简悲声招式一变，左手为~~八卦刀~~混元刀法，右手为峨眉派的穿云剑法，相互配合，却也虎虎生风。

黑衣人不但闪避自如，而且还能还手，但只用左手。

白衣人笑道："黑兄仍不愿赌命，于生死之间尚知如此，可谓天下第一赌鬼。"

黑衣人正道："多谢白兄夸奖，在下亦有自知之明，白兄

在此，在下怎敢首屈第二，退为第二便是上策。"

黑白二人俱沉默不语，心中都在想："天下第一赌鬼，若此时正在何处？"

简悲声见黑衣人反而能还手，自己又攻不下，心中急躁，招式又变，左手"断魂刀法"，右手"毒蛇剑法"。

谁料简悲声刚使一招，黑衣人在左手外指一挑，只听得咄咄，刀剑互击，简悲声拿握不住，兵器脱手掉地，人也仆地站在那儿。

"好！"白衣人喝采。

简悲声大惑不解。

黑衣人道："八卦刀与五行剑虽普通，但招式严谨，有规矩，是圣人之招，圣人胸怀坦荡，配合默契，令我无可钻，无法还手，但圣人心中不慈悲，留人生路，故我可穿插其不为过。"

白衣人道："混元刀法及穿云剑法，招式正统，是凡人之招，凡人与此并肩作战之时，断不会自相残杀，但相互猜忌难免的，故黑兄有机可乘。" 损人利己

黑衣人道："断魂刀法及毒蛇剑法，招式狠辣，是从小人即使于同仇敌愾之时，仍不忘自相残杀，所以我稍一指，即互相争手，所以你败了。" 初时

简悲声道："我为何不可胜他，若对我亦退他两步。"

白衣人道："高手相争凭与势，常人相争凭内力，庸材

手无招术，这三样你曾不及他，所以你无法胜他。”

简悲声不以为然：“内力一项我不见得输于他。我十七岁时，内力便及江湖上一流高手。二十岁时到天山拜见师父，准备出师。不料于山腰古洞中遇一老人，自称‘雪叟’，一言不合，既便动手，三招后便比拼内力。正在我不支时，发生雪崩，我以被埋其中。我因修习过龟息术，闭住呼吸，雪叟却没有，又因比拼内力无法分心，故气绝身亡。其全部内力亦输到我的身上，我被雪埋了十年，虽人事不知，但内力却无时无刻不在运行。这十年来，不知运转了几千几百万周天，内力之深厚，可谓世间仅有……（简悲声脸上忽燃一红）……脱困后知师父已逝，我是唯一的弟子，师门灵丹至宝皆为我有，一番调养后，现今内力已不在师父之下。出师一年来早逢敌手……（简悲声脸上又一红）……故于内力一项，纵使不敌上风，~~亦不至于落败。~~亦不至于落败。”

白衣人冷笑道：“自吹自擂，厚颜无耻。”

黑衣人却问道：“你今年三十一岁是吗？”

简悲声却道：“不，二十一岁，那十年未曾知觉，犹如睡觉一般，不算数的。”

白衣人身上忽然发出一股强烈的杀气。

简悲声退了一步，但立刻省得比杀气并非对他。

黑衣人身上也发出一股杀气与之对抗。

白衣人的杀气在逐渐增强，但始终不能完全压

倒黑衣人的杀气。当白衣人的杀气达到最强时，黑衣人的也一下子猛增至最强，与白衣人不相上下。

这时真是天昏地暗，简悲声感到莫大恐惧。

白衣人的杀气在逐渐减弱直到无，但简悲声的恐惧逐渐增加，黑衣人的杀气也一下子猛减到无。

简悲声心中有说不出的感觉，一种祥和的气氛，黑衣人和白衣人同时收功。

白衣人大笑：“我知道你是谁了！”

黑衣人大笑：“我也知道你是谁了！”

简悲声面如死灰，没想到二人功力如此高绝。

白衣人对简悲声说：“我的‘空空真气’共三十三重，只有‘浩然正气’才能与之抗衡，虽然只有三重，但威力与我不上下，随功力的提高，杀气从无到最强，又减至无。”

黑衣人道：“现在你知道人外有人了吧！”

白衣人道：“黑兄身上还有一种‘须弥神功’，威力同样大，是天下各派内功相克，不能同时运用，所以你不必担心功力陡增一倍。”

简悲声奇道：“须弥神功与浩然正气分属佛道两家，如兼修，天下只有一人，——莫非你是龙吟风！”

黑衣人大笑：“正是在下。”说罢，扯去面具和头罩，露本来面目，头发自发根至发梢由黑变为银白，甚是怪异。

白衣人大笑：“吟风客的头发是独门标记，昔日与下毒

的刺麻激战时误中毒，虽运功排出，但头发就永远是这个
样子。”

黑衣人淡到：“这位巨兄就是莫萧魂，泪剑原主。”

简悲声大喜：“我于海底捞得此剑，知是莫大侠遗物，
一直想物归原主，但不知莫大侠为何弃剑？”

黑衣人亦拂去面具：“此剑怨气甚重，非内力高深者不能
使用，我十七年均未曾拔剑，万惜此剑若离我手，反而危险更
小，作恶机会更少，故投于海中。”

右吟风道：“七煞刀杀气太重，若让恶人得去，却是大麻烦，
故我一直留于身也。”

简悲声持刀剑递于二人：“此刀此剑已非彼刀彼剑。”

莫萧魂忽问道：“你为何非要入此谷？”

简悲声道：“我南下时遇武当清云道长，当时他已垂危，乃遣
开门人对我说一些重要之事，让我无论如何于今日前入此谷
将谷中香炉打碎，不知为何。”

右吟风道：“我初出江湖时曾欠一人人情债，最近那人
找来，~~我~~请我匿名替他看守此谷七日。”

莫萧魂道：“我亦出于同样的理由，但那人显然不欲令我
二人相认，我到此时才嫌这七日无聊，就与右兄打赌，
每日一人值勤，只许用右手，阴挡在谷入谷之人，今日午时是最
后时限，我到那时尚可离任。”

右吟风道：“我二人都不愿受人恩惠，因此我还了最后

一笔人情债，心里痛快多了。”

莫萧魂道：“我也是最后一笔债。”

二人相视而笑。

简悲声道：“我既无法入谷，只好于此地等到正午了。”

正午，忽一道黑气冲天而去，向南而去。

三人入谷。

谷中平地中央摆放一个大香炉，中插一根粗如儿臂
的香签，香炉上刻有记号符号。

右吟风研究了半天，脸色极不好看：“你们都知道
十年前有魔头丘奉尊吗？”

简悲声道：“不就是魔教的创始人，第一代教主吗？他
玄黄老人锁在云南一处地方了。”

莫萧魂道：“玄黄老人将他锁住不错，但那时丘奉尊的
已经与玄黄老人不相上下，玄黄老人恐他不修炼一段时间后
禁制，故请洪荒老人使用摄魂术将丘奉尊催眠。”

右吟风道：“现在有人作法解除洪荒老人的禁制，
二人大惊。

右吟风一指香炉：“晚了，现在丘奉尊已经醒了，玄黄
人的禁制困不住他了。”

三人皆沉默不语。

简悲声道：“这里面定有巨大阴谋。”

右吟风道：“不过短期之内丘奉尊不会出现于江湖上。”

莫萧魂道：“丘奉尊必是回魔教总坛重整人了。”

右吟风道：“当年丘老魔眼高过顶，自恃功力深厚，与洪蕊老人单打独斗，被玄黄老人用‘玄黄符’封住武功，锁于地底火焰洞中。这次复出，必定吸取教训。”

简悲声道：“魔教于六十年前丘奉尊被缚时便声威大减，三十年前右泪、莫七煞二人又大闹魔教总坛，将总坛捣毁，魔教从此转入地下活动。九年前右大侠斩七十三魔头，六年前莫大侠单挑魔教南方不密巢穴，毙右使者，三大护法，六大长老，重创教主丘论剑，魔教元气大伤。这次丘奉尊回归，魔教必定重振旗鼓，为害江湖。”

莫萧魂道：“我去找那施恩图报之人。”

右吟风道：“我亦有此意。”

简悲声道：“我将重上武当。”说罢飘然而去。

右、莫二人也欲动身，忽身侧刀，剑在鞘中嗡嗡作响。

右吟风叹道：“想必此刀与我缘分已尽。”

莫萧魂亦道：“还是留赠有缘为好。”

(右、莫藏刀)

谷中岩洞不少，但二人并不进入，转于一块巨石之前。右吟风停步道：“此地风水最好，聚金气，结火气，正是藏宝之处。”

莫萧魂也不言语，只是动手移去巨石，巨石之后忽然露出一

洞口，洞内一片黑暗，但洞口石壁^{整齐}光滑，显然经世人二人对视一眼，均想：“不料古人于此开凿已有此心。”右吟风率先入洞，从怀中掏出一颗夜明珠，顿时清光先虽微弱，但在内家高手看来，已亮如白昼了。莫萧魂~~随~~随后世入，一看右吟风手中之物，便问道：“可右风宝珠？”

右吟风道：“只是右珠。”说罢抖开腕一甩，夜明珠嵌入莫萧魂掌心道：“如此宝物，为何不留于身也？”

右吟风道：“这本是大内之物，经陈妙手偷出，却在打劫者口中，而我又从卫公岩手里赢世来，于我无用，不如留于此。”莫萧魂大笑，也将一颗宝珠嵌上洞顶，并列在右珠之侧。右吟风道：“我从卫公岩手中把另一颗也赢世来了，卫公岩技虽差，但物品却是极佳，不愧为天下第一赌鬼。”

这时二人才看到，洞中地下也插着一刀一剑，颜色青灰，普通青铜制成一般，但却是浑然一体，铸成时连剑柄刀把也铸出，护手也不削，没有任何字样花纹。

“奇怪”，莫萧魂道：“这是什么兵器。”

右吟风拔出刀，只觉入手冰凉，挥动，轻重适中，甚为称手。只是整件兵器为一块金属，并无木料皮革，看起来有此不。莫萧魂拔出鞘剑，也有同样的体会，于是从鞘中拔出柄“新生”两泪剑，将怪剑插入鞘中，却是完全合适，正似定的一般。

龙吟风环视四周，洞壁极为光滑，一看可知是人为加工而成，但除地下两个插刀、剑的洞孔外，没有任何记号。

“古人留下之物，我不欲令其官埋没于此地。”莫箫魂说道，同时走到右面石壁之前，将旧剑平抵壁上，压起内力，剑身慢慢陷入石壁。

“我也这么想。”龙吟风和法炮制，将七煞刀按进石壁，将怪刀插入鞘中。“宝物也好，废物也好，总之对我们都是一样。”

莫箫魂问道：“右兄，用不用留下一套剑法刀招？”

龙吟风思索片刻道：“还是留下好。”

二人面壁许久。

龙吟风思道：“我心中无招。”

莫箫魂也道：“我心中也无招。”

二人相视大笑，忽身形互换，龙吟风走到右面石壁藏剑处。

莫箫魂来到左面藏刀处，各自屈指如风，写得起来。

龙吟风所书“吟风剑法”，共七式，由简至繁，第一式共四个变化，~~第二式四剑~~，第七式竟有三百六十五个变化。

莫箫魂所书“箫魂七式”，也是七式，由繁至简，第一式需连环三十六刀，第七式只有一刀。

二人写完，互相检查。

“好刀法。”

“好剑法。”

二人行至洞口，回头，忽发现正面石壁空无一物。

龙吟风出指，莫箫魂出指。

二人轮流出指，正面石壁上出现四个大字：“任君选择”。各异，真草隶篆俱有，字形飘逸，真看不出是两人各写一笔。

下面签名，左“龙吟风”，右“莫箫魂”。

巨石被移回原处。

“莫兄，这事情看来有些奇怪，我二人的恩人并非同一人，令我二人做同一事，背后定有人指使。”龙吟风道，“不如我们查访。”

“以我看来，那二人已然性命不在了。”莫箫魂冷笑，转身离去，转眼不见。

龙吟风长叹，也离去。

② 简悲声正在苦战，周围数十黑衣大汉手持各种兵刃将他围在中间。一招一式颇有章法，显然不是那种江湖上二、三流的小角色。简悲声左支右挡，险情不断。

离他不远处，又有一绿衣女被困，七八个中年妇人将绕着她游斗。虽是空手，却掌法纯熟，比那些黑衣大汉强得多了，但顾忌到她那少女的剑法毒辣，不敢过于逼近，故绿衣女的压力要轻些。

这是荒郊野外，就算闹翻天也没人知晓，故而这些黑衣大汉肆无忌惮，呐喊，呼号，兵器碰撞，声音可传出数里之外。在离战场稍远一些的地方，摆放一张华美的座椅，上面端坐一人，身着红袍，肥头大耳，冷笑着注视情况的发展。在他身后，几名妇人押着一名紫衣少女，黑巾蒙面，那些妇人的手，尽数挽在穴道，筋脉之上，使她动弹不得。

但她却可开口说话：“简公子，我劝你还是弃剑被擒的好，快来和我做伴吧！那位祖上，你也别做徒劳的抵抗了，反正也坚持不了多久，不如省些力气，投降的好。”

简悲声大怒，没想到她被擒之后，反而劝他们投降，手上一停，杀了二人，冷声的说：“那是在下的事，不劳做良操心。”

绿衣少女则不动声色，手上仍不急不缓，紫衣少女的话对她一点影响也没有，依然维持着不胜不败之局。

红袍人也是一愣，因手扯掉掉紫衣少女的蒙面巾，面巾下面容颜颇为秀丽，~~开~~某神情一惊。

红袍人大笑：“小姑娘真是少人心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他不可就不如姑娘聪明。”

紫衣少女也笑道：“我可不是什么俊杰，只不过被人押着滋味不太好受，我想让他们也尝尝，这才叫有难同当啊！”

红袍人道：“若姑娘性命不保，也会叫旁人尝尝这滋味。”

紫衣少女笑得更厉害了：“我若性命不保，总要拉几个垫背的也好，友也好，~~总要~~赶上才算没白活。”

红袍人又是一愣。

简悲声心中一凛，忖道：“这女子如此邪门，以后不要被她才好。”~~转念又想~~“那绿衣女姑娘武功不错，招式虽毒辣，但胜人一筹，不知是何来历。”

心中这一分神，身上已被黑衣大汉划了几道口子，手上一收，回手攻势全无，却把周身护得滴水不漏。